

新浪情感美文

第3辑



面具后的诚恳坦白

这是一个声色犬马的张扬时代，网络的虚拟架构起一个绝好的倾诉平台。我们可以躲在文字面具的背后，看自己以及别人的坦诚相待。

只言情不说爱

在现实世界中虚幻的行走·在虚拟世界里真实的倾诉



三更之不敢 / P001

新娘不是我 / P012

电梯情人 / P014

我爱你，你爱着谁 / P049

寂寞太深，网络很浅 / P058

做个情人式的老婆 / P081

堕落的玫瑰 / P104

新浪情感美文

第3辑

只言情不说爱

《新浪情感美文》编辑部

主编：小浪

编委：布丁儿 情and爱 为你流的泪

旧了新颜 天堂有罪 蝶衣君

浅韵淡心 木兰春秋

绘图：赵婷

大眾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浪情感美文 / 《新浪情感美文》编辑部编.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4
ISBN 7-80171-656-6

I . 新… II . 新… III . 小品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 I26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2024 号

新浪情感美文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学府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北京海淀求实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8 印张 150 千字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71-656-6/I·423
全三册定价：45.00 元 (本册定价：1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学府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 卷首语 ·

寂寞与快乐的时候，谁都喜欢把自己的寂寞和快乐倾诉给每一个人，于是寂寞因为倾诉而变得淡起来，而快乐却会因为倾诉变得更加浓烈。

现实的风雨雷电太残酷，只能用太多掩饰来保护我们的身躯和灵魂。用以示人的，往往是一张戴着面具的脸，心灵被越来越厚重的阴霾包裹，包裹得喘不过气来，找不到出口。这时候，倾诉就成了最佳选择。

传统的倾诉一般是这样的——在合适的地点，遇到合适的人，谈到合适的话题。但是这种倾诉是很在乎地点与对象的，没有优美的环境、没有耐心的听众，倾诉就会大煞风景，变得哀怨而拖沓。往往听的人按耐不住心烦意乱，讲的人尽管说得精彩，但是没有听众的喝采与开导，最终哀怨的人越来越哀怨，悲伤的人越来越悲伤，即使倾诉的是快乐与幸福，也会变得索然无味，渐渐地丧失快乐与幸福。这样的倾诉，不但没有了效果，反而起了反作用。

当网络横空而出的时候，内心憋闷的人们终于找到了另一种倾诉的方式，另一个心灵的出口。它不需要有美妙的环境，也不需要一个耐心的听众。谁都可以自由的倾诉，自由的发泄自己心中的情绪。而聆听者更是不计其数，他们积极的涌动着，用文字和你呼应着，或赞同或反对，或同情或嘲笑，多姿多彩，与现实的聆听者相比，没



有一点应付和虚伪。

褪下现实的面具，穿上网络的马甲，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记录真实的自己。在现实的真实下，我们不得不掩藏起真实的自我，而在虚拟的世界中，我们反而能够无所畏惧。

爱了，痛了。走了，想了。离了，散了。做了，忘了。

将爱痛离散记录下来，用文字来倾诉心中的喜怒哀乐。在网络上，谁也不会知道你是谁，你可以放下现实的沉重包袱，自由的表达。敲下最后一个回车键，坦然出一口大气，然后欣欣然躲在显示器面前，冲上一杯醇香的咖啡，等待着聆听者粉墨登场。

这样的倾诉，轻松而自然，不用掩饰，不用矫情。

这样的文字，不用很美丽，只要表述，只要真实。

这样的心情，虽独享寂寞，却不孤单，却不堪耐。

这个时候，你开始做了最真的自己。完全不用在意聆听者的看法和心情，一切都是属于自己的，无论快乐，还是悲伤。

在网络中穿行，看到他人和自己心情吻合的记录文字，于是自然而然就会停下来，在他人的倾诉中感受自我的存在，也当一回聆听者。

席慕容说：在长长的一生中，欢乐总是乍现就凋落，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欢乐太短，总是不经意间偷偷溜走。在网络上记录下来，等到忧伤的时候，翻起久违的文字，重温过去的快乐，看看曾经和自己一起快乐的那些朋友，于是悲伤淡了，快乐又重新涌上心头。



新浪情感美文
SINA'S EMOTIONAL ESSAYS

目 录

SINA'S EMOTIONAL ESSAYS

情色都市

- 三更之不散 话梅干 /001
你是我的来生 旧了新颜 /007
剪 爱 水之湄 599 /010
新娘不是我 geniushua /012
电梯情人 apple 雨 520 /014
牧放那段难忘旧情 灵泉心语 /017
倾城的月色 水晶居 /019
只言情不说爱 风之舞 /021
一笑而过 meizimeimei82003 /024
缘 惺 静品风雨 /026
只是寂寞 风花细雪飘 /029

真爱年代

- 某年的七夕 umakemecry /032
秋日的微笑 兰色淑女 /034
白蛇与青蛇的对话 小薇 4389 /036
初恋的柚子 雁子飞过 /037
你的香烟，我的永远 静夜思萧语 /039
桃仁里，那涩涩的眷恋 蝶舞清秋 3222 /041
我曾好好爱过你 浅韵淡心 /042
夜幕下的美丽初吻 女人没有眼泪 /044
在情书的二十四节气里舞蹈（三） 林野 /047
我爱你，你爱着谁 靓依人 /049

一网情深

- “恋”上你的季节 chaoyangrose /051
错 误 漫步长街 /054
黄 昏 小薇 4389 /057
寂寞太深，网络很浅 慕容葬雪 /058
精神鸦片 杜燕珊 /059
情断网络 兰色淑女 /061
天亮了，我走了 兰色淑女 /063
梦为远别啼难唤 木兰春秋 /065
南瓜炒鸡蛋 lala614 /066

目 录

今天我结婚t80c38/069
离婚一年间yufaizhk/071
重塑“黄脸婆”爱在深秋/073
别吃不到葡萄就喊酸我为伊狂 210013/075
给婚姻安空调桔子红了 3108/076
化解家庭战火的智慧爱在深秋/077
左手对右手的感觉飘流的瓶子 97/079
做个情人式的老婆笔触轻轻 /081
做个为自己活着的女人梅若雨 70411/082
愧对母爱牵手看海 /084
来自北冰洋的冷木易雨齐 210/085
妈, 我回来了无头蓝蓝 com/089
你是如此美丽浅韵淡心 /091
如果一切还来得及一帘梦影 /093
生命中的不解之缘冬天一枝梅 /094
我的“双胞胎”大苹果果 /096
难忘儿时的滋味蝶舞清秋 3222/099
与你一起成长蟋蟀曲儿 /100
沉入海底的秘密颜语花 /102
堕落的玫瑰朗朗情空 /104
花园里的蜘蛛缶磬 /105
老妈买房arshioul /107
满窗心情心境女人 /109
牛奶泡面和龙井馄饨浅韵淡心 /110
十二月的红妆陶笛 75/112
藤一样的女人兰逸尘 /114
夏日的玻璃海伊人朵朵 /115
烟、酒、女人断翅的云 0154/117
一起做梦好不好浅韵淡心 /119
灰色的记忆目终无人 /120

婚姻物语

沐浴情感

品味生活



引子

路没有一条是平坦的，有时候你会向左转，有的时候你会向右转，但我们的大方向却没有变。

试着让自己活得好受一些。

这一天还是来了。来得一点也不突然，早在一个礼拜之前，我就和张燕说起了这一天，甚至在她刚刚从英国回来的时候，就预知了这一天的来临。只是随着时间的临近，我们自以为是地从容面对，到最后变得有些力不从心了，毕竟分别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在彼此的内心中，总要打上一些烙印的。

到底要不要见这最后一面，我和张燕心里都没有底。见，是应该的，毕竟第二天她就要继续回到英国，开始那里的新生活了。就是普通朋友关系，这一面也是该见的，更何况我和她之间的关系并不普通。不见，就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普通，见面的时候难免流露出的伤感要比那些虚情假意地家伙们要多出许多。而假装着强颜欢笑，说上几句口是心非的话，内心的痛苦和挣扎抛在一边，小心地伪装着自己，

三更之不散

■ 话梅干

这并不是我希望看到的场景，既然如此，何必见呢。还是不见的好。她也这么认为。

但真正确定下来不见面，是我当天在医院里拿定主意的。我站在医院走廊尽头的偏僻的地方，给张燕拨了一个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有人来接。她的声音有些懒懒的，显然刚刚起床。

“我有个事情跟你说。今天咱俩还是不见了吧。”我说话的时候，特意看看在走廊另一端，坐在椅子上等着叫号看病的母亲。一想到这里是医院，一看到母亲，我实在没什么心情了。

“好吧。就依你吧。不见了。”张燕就是这样，对我的主张她都是很顺从的，“你起得真早啊，在医院呢？”张燕知道我今天来陪母亲看病，“你母亲的病怎么样了”

“一会专家看完了后，能有个最终结果，我是很乐观的。”我下意识地把头又转过走廊的一方，看到母亲起身进了诊室。“我觉得不见比较好，省去了彼此看着对方难受。”我故作轻松地说。

“是啊。这样告别也很好。我的行李都已经收拾好了，明天一早父亲开车带我去机场。”张燕的话，说得也很轻松，“我明年的圣诞节回来，



到时候你要记得陪我过啊。”张燕的话似乎更像是一种安慰，安慰着我，也安抚着她自己。

“圣诞节。”我回味着她的话，想着那是多么久远的一个时间了，但这对于即将分别的双方来说，多少还是有些安慰的。“你今天打算怎么过。”我把思绪又放回到了眼前，想太久远的事情让我觉得更加无法把握。我更想知道的是，眼前我能把握的事情，这样我觉得踏实些。

“没什么了。就是在家里了。我父亲不让我出去的。让我好好休息。”张燕的话里带着些孩子气，但她的内心似乎更多的也在被分别郁闷着，“真郁闷，一想到回去之后的生活，我就郁闷，想着就心烦。”是啊，在她的眼里，在国内的两个多月的休假，只是旅途中的短暂的歇息，迎接她的是一段充满荆棘漫长的路，她虽然在那里有了一年的生活经历了，但对于那一年并不成功的体验来说，七十二小时后的她，就要身在异乡，独自面对所有的生活了。

对于她未来的生活，我多少能领悟一些，但也仅仅局限于此。真正意义上的帮助，我给不了她，就像一个被病魔缠身的病人，在发病的时候，痛苦万分，身边的家人也只能干瞪眼，白着急。偶尔狠狠地说，真希望我能替你分担一下你的痛苦啊，这话听上去很感人，但病人的痛苦一丝也没有减少，直至他病死在那里。

“别郁闷啊，你看，等你去那里以后，你白天上学，晚上复习功课，偶尔的时候可以把我给你刻录的电影，拿出来看看，过几天在网上，我交你怎么下载电影，那样你就可以打发时间了，不是嘛。”在我说这话的时候，我没看到张燕的脸，但我想，她脸上的郁闷，和内心的不

安，一点都没有因为我的话而减少，也许反倒平添了几分留恋，对现在，对我的留恋。但我能为她做的，也就是这些了。

“真希望能如你所说的那样就好了。”张燕的话，说得并不是十分坚定。这也难怪，其实，在我和她面前，一直都放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一个我们谁也不愿意提起的问题。情感上的空白，和渴望寻找依靠，是出国以后，绝大部分的人面临的问题。不论男女，不论在国内是否有很恩爱的爱人，都会无法避免的选择“另结新欢”，其实他们更多的是想找个伴，找个能依靠的伴。我想，既然事情是无法避免的，多谈也无益于事，索性就不去谈了。

“恩，那好吧。我也不再多说什么了，我可不想搞得跟永别似的，毕竟还是可以再见面的。希望你一路平安，保重好身体。”我很郑重地把话交代清楚，算是最后的临别赠言了，“谢谢”她轻声说，然后彼此沉默片刻，几乎同时把电话挂上了。

母亲从诊疗室出来，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专家说母亲的病情没有想象中的严重，完全可以采取保守治疗。这样说来，我和母亲都放心不少，心中的愁云也都烟消云散了。搀扶母亲从医院出来，我的心情比来的时候，不知好了多少。

从医院回家，我感觉身体有些疲倦，估计是母亲的病情好转，使得压在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连续三天的疲劳也都接踵而来，很快，我就倒在床上昏睡过去了。这一觉睡了很久，似乎睡了一个世纪那么长，虽然睡得很沉，但却不停地做梦，都是许多片段和人物堆积出来的，

梦是什么呢？是对内心烙印的一次回顾，还是对未来生活的一种渴望，似乎人们总希望在梦里寻找一些启示。我也不例外。睡醒的时候，我发现房间都被黑暗笼罩着，开始以为我已经睡到了半夜，但看完身边的手机，才发现，原来睡到晚上七点半，我睡了足足七个半小时，我还没有彻底清醒，睡眠的残留物还在我的大脑里做最后的徘徊，我好象记起些什么。

好象是在电影院，我捧着爆米花，身边坐着张燕，爆米花是甜的，我敢肯定，虽然是梦，但我感觉我嘴里似乎真的残留了某种甜味。放的什么电影我记不得了，她好象说了什么，但我只记得她说很遗憾。后来，场景转换了，在一个昏暗的房间里，她死命的抱着我，低着头，紧紧地闭着眼睛，发出尖利的叫声，四周喷发出阵阵冷气，每喷发一次，她的叫声就比上一次高出几个分贝，直到我被她的喊叫声惊醒，才发现原来这是个梦而已。我把最后残留的两个场景，反复地想了想，确认实在没什么遗漏的东西，才回过神来，我知道，这两个场景都是我和张燕在一起的记忆碎片，看电影，吃甜味的爆米花，在嘉年华鬼屋里，她拼命地喊叫，和她紧紧握住我的双手，以至于我的手被她握得有些酸痛。回忆，美好的回忆，有些回忆，我还没来得及去细细体味，就这样在梦里不期而遇了。

在心情繁杂的时候，我喜欢用音乐来把复杂的心情，变得简单些，安静些。音响被打开，一首齐秦的《如果云知道》：“如果云知道，逃不开纠缠的牢，每当心痛过一秒，每回哭醒过一秒，只剩下心在乞讨，你不会知道”从来没有注意过这首歌，但坐在一片漆黑的房间里的我，

却被这首歌打动了，也许有些音乐注定是需要分场合分环境来听的，只有那样，才能百分之百的演绎出音乐的精髓，引起听众的共鸣。

反复地听，着魔地听，一句歌词一句歌词的听。如果云知道，云，让我想起了飞机，飞机让我想起了张燕，人的想象力是无穷的，人的神经也是无常的，一旦触碰到某根神经，它所带来的连锁反应，是本人所无法控制的。那种感觉就像鬼上身了，一切都是非理智的。

当我理智的时候，我已经发现身在陶然亭西门附近的一条小街上，旁边的几座六层白色建筑物中的其中一座，住着我要找的人。我在出租车上的时候，一直都在拨张燕的电话，但都没有人接，当我下车的时候，发消息告诉她，我来找她了，也没有任何的回音，好象她提前上了飞机，离开了。我的心情在这个时候忽然乱了，有种不好的预感，在心底潜伏着。

电话终于在一次长时间的等候中接通了。张燕的声音和嘈杂的背景声搀和在一起，从她说话的声音来看，她很安全，但说起话来多少有些底气不足。

“你找我什么事”张燕身边好象刚刚驶过一辆公共汽车，我听到售票员大声地呼喊乘客上车。

我听到了她的声音，内心多少平静了许多，“没什么事，就是来看看你。”我不想显得太迫切，太露骨的表达不是我的风格，我更喜欢含蓄的表露。

“我在外边呢，买点东西，好明天带走。”张燕也许根本没有心理准备，我会“失言”再来找她。她显得无奈。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我问她，我可以等，只要她还回来，我就等到她出现。

“我也不知道，估计很晚，要不你别等了。”

张燕没有把握的说。

“就你一个人吗？”我直觉地问她。

“不是。”张燕回答得很直接。“还有谁？”我有些步步紧逼，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紧张，她跟谁在一起重要吗？

张燕迟疑了，她没有回答我，她失去了刚刚回答我问话时的直接，这让我的心里有了一个答案，刚刚潜伏在心里的预感，终于冒了出来，这是我多么不想看到的答案啊。

“是他吗？”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也不需要知道，一个他，我知，她知，这就够了。

“是的，我和他在一起呢。”张燕坦白了，或者说，她让我的预感得到了证实。

“这样吧，你们见完了，我们再见一面吧。”我执意要见她，按说我这个时候选择离开更符合我的做人准则，但我却在那个时候，变得固执起来。

“真的也许要很晚，你还是走吧。”张燕没想到我会这么固执，她也许还没意识到我的心情在这个时候已经跌进了谷底。

“你晚上回家睡觉吗？”我有些无赖的问。我的情绪好象失去了控制，鬼上身的感觉又来了。

“回啊。当然回。”

“回就好，那我就在这里等，直到等你回来！”我现在就想见她一面，而这一面已经不是送别那么简单了。

“好吧”张燕这个时候才意识到了什么，

“那你要等一会儿了，真对不起。”

“就这样，我等着你。挂了电话！”说完，我把电话挂了。

天上的月亮很圆，也很亮，我一个人坐在小街旁边的石台上，这是她回家的必经之路，我向着小街的另一个方向张望着，头脑竟是一片空白，我还没有来得及细细体会这是怎么了。好象事情真的变得有些不对劲了。怎么会多出一个他呢？她和他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呢？我发现明亮的月光竟然不能照在我的身上，我被远出电线杆的阴影笼罩住了，我挪了一步，还是没有摆脱阴影的笼罩。

思绪开始倒退，就像电脑里搜索病毒那样，往事一件件一宗宗地都被掀起来了，尽可能地搜索着与“他”相关的资料，那是一个很久远的事情了，关于他的资料，甚至和我也有些许关系，四年前，因为我的出现，张燕离开了她的初恋，而她的初恋因为她的离开，据说这几年内一直都没有再找女朋友，说是一直都在等她。而这个传说也是张燕前几天同学聚会的时候，听别的同学说起的，而后某天，张燕在网上曾跟我提起过她的初恋，她打算见一次她的初恋，在她临行前。而这个初恋，就是刚刚我和张燕说起的“他”。

我忽然有很多话想问张燕，我还不想给这个事情定性，或者说，我不敢去直接面对这个事情的发生。我想张燕给我解释，我还没有完全适应把一次简单的送别转变成对美好事物的颠覆的心理准备。手机响，张燕的短信，她说，他要送她回家。我想她是没勇气通过电话告诉我的，我的心已经跌落在谷底了，即使在跌，又

能跌到哪里去呢。我给她回复消息，说不论如何我会在这里等。她没再回消息，她该感受到我的坚决。

路上的行人少了，只有天上的月亮孤独的与我做伴。来之前美好的憧憬，都变得可笑起来，感人的送别场面变得强买强卖了，我反问我自己，如果我今天没来的话，是不是这一幕就可以避免呢？如果我今天没来的话，关于“他”和她的一切，我什么时候才会知道呢？我不敢继续去想，一些自己树立起的美好，不能让我自己来破坏掉，我宁愿相信美好的事物的存在，而且不会变质。

手机响了。是她的电话。

“你在哪里呢？”她问我。

“我在你家旁边的小街上。”我从石台下来，站在小街中间，左右张望。

“我看到你了。挂了”她说完，挂了电话，同时，我也看到她了，她是一个人回来的。

紫色的裙子，我第一次见。她好象打扮过了，一切都是一种感觉。她没有想象中的窘迫，我也没有想象中的追问，我问：“他没送你吗？”张燕说：“送了，在前面告的别”。

我和她站在小街拐角，她说，就在这里说吧。我想这是我最后一次面对她的机会了，几分钟后，也许想见也难了。

“你们和好了”，我的问话显得并不高明，但够直接。

“也不算是。只是上次见面后，让我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情，心里很郁闷。”她站在我的侧面，目光投在某个地方，并没有看我。

“郁闷。在你的字典里，郁闷代表着太多

了。”我听她说得最多的话，就是郁闷两个字，不过这次的郁闷，确实涵盖了不少非字面上的意思。

“是的，我的郁闷包含了很多。他一直在等我，而且会一直等下去的。”张燕的话并没有说完，似乎还该有下半句话，那就是，我并没有一直在等她，在她去英国的一年里，我似乎表现得并不是一个安分的等候者，更像一个投机者。

我沉默了，我的沉默并不是默认，而是一种大彻大悟后的安静，话说到这份上，我想就够了，再说下去就没意思了。

“他不是赢家，我也不是，等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就是我不等了，他继续等下去，你难保自己不会变心吗？就是你不变心，你能保证他能继续等下去吗？”我忽然发现她站在墙壁下的阴影里，而我站在月光下，阴影遮挡了她的表情，我看不清楚她的样子，“你往前走一步，好吗？我想看清楚你的样子！”我拉了她一把，她走了一步，结果还是被阴影笼罩着，看不清楚她的脸。

“你说得对，以后的事情谁也不知道，但他确实是我现在最大的寄托。”她的声音很平缓，看得出她的这个想法已经有日子了。

我不想打击她，再说我也没资格打击她，本来我应该给予她的是更多的帮助与鼓励。“有寄托的生活会让你未来的生活好走些。好吧，你该回家了。”我希望这个寄托能给她带来安慰，其实幸福的开始，都是从寄托开始的。

我伸出手，打算与她握手，做为告别，她没有伸出手。“我要的是拥抱”她的话提醒了我。

我们拥抱在一起，我在她耳边轻声地说：



“多保重”“我会的，你也是”。

如果抛开中间的纠缠，送别只是从拥抱开始，到拥抱结束，那么这次送别，和我想象中没有区别，我应该是满意的。幸亏有了那段等候她归来的时间，让我平抚了内心的纠结，我想我是更了解她了，她无非是想多一个选择，多一个人的关心，这本来无可厚非。从这个拥抱结束后，我们的关系也就结束了，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她要远行了。

一切都结束了。她转身走开了，而我向着相反的方向走，走了几步，我转身望向她所在的地方，那里已经没有人了，留下只有一片阴影，还有远处的月亮。回身，继续向来的地方走去，心里竟然有了一丝说不出的快感。可以肯定的是，那不是解脱的快感，而是为我和她终于逃出了捆绑彼此许久的纠缠的牢所拥有的快感。

小街的另一端，通向马路，路边有几辆出租车在等活。我随便选了一辆，司机师傅问我去那里，我还没有想好，我不想马上回家。就告诉司机，向前开。车子启动了。我拿电话，给袁雪拨通电话，她接起电话，我告诉她，我迷路了，你能来接我吗？她迷糊地跟我说，你打车回家，我好困，拜拜。我又给许静打电话，说能下楼聊几句吗？她在电话里支吾半天，说太晚了，不安全。我没强求挂上电话了。脑子里想起几天前，我跟张燕通电话的时候，我问她，什么叫曾经沧海难为水啊。她告诉我说，一般常用此句形容情感，是说经历完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后，很难再体会出更好的情感了。现在，她说的这句话让我体会又多了三分。

望着大街上繁华的景色，我实在没理由难受，我身边不仅仅就是袁雪、许静、张燕她们三个女人，我不想沮丧，生活就像这辆出租车一样，虽然它会拐弯，刹车，但它的目的地是肯定的，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那个目的地而奔忙着。我长长地叹了口气，闭上眼睛，自语地说：“就到这里了。”前排的司机，侧身冲我说：“你说什么？在哪停车，这里是立交桥，不能停的！”

完。

后记

三更系列终于完了。对于2004年来说，这是我经历最深刻的几天。情感的洗礼总是让人变的成熟，变得冷漠。可以讲，这篇文章离我的生活很近，所以我不希望有任何的修改，这也使得它很难让人看上去更具观赏性。

三更之不见，一段情的结束，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不见，既不施累自己，也不伤害对方。

三更之不死，哀莫大于心死。如果心还不死，留给自己的大部分的只有纠缠和折磨，直到心死。

三更之不散，说好了陪伴，说好了不散，说好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为什么变化了呢？异乡人需要依靠，情感需要安慰，难道留守的人就不需要依靠，情感就不需要安慰了吗？当初说好的信念去了那里？以为多些选择，就可以让自己更保险吗？这样只能加快分散的速度。除此之外不会再有别的。

之所以叫三更，是因为这些文字，都是在三更半夜里写出来的，是一种时间上的记录。

你是我的来生

■ 旧了新颜

这辈子，真的有个人是让你忘不了的，放不下的，真的。

认识一均的时候，我十九岁，大学的第一年。从那时候起，我的人生轨迹就因为这个男人发生了变化，我喜欢他，真正的喜欢，他穿着西装，干干净净的样子，西装的颜色是浅色的。这是一个让人看了就想亲近和温暖的男人，很想抱着他，撒撒娇，勾着他的脖子，亲亲他的脸。

我真的喜欢他，我从小家庭就不和睦，父母总是吵架，得到的温暖很少。这是唯一一个让我看见了，我觉得能给我温暖感觉的男人，也许从小就自我保护很重，心高气傲，学校里幼稚的男生我一个都看不上，我只是喜欢他，从心里喜欢，我需要一个成熟的，能保护我的男人。

最不幸的是，我忽略了，一均已经结婚了。但一均还是容纳了我的接近，他说，我把你当妹妹。

一均不够幸福，这个我知道，他的妻子对他不够关心，他其实很可怜，这是多年以后我再次发现的，他没有幸福感，人活在世界上，缺乏幸福感，真是很可悲。

平安夜的时候，我去给一均送礼物，在那种时候，人总想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那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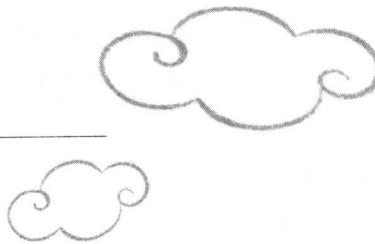
我生病了，坐在他的身边，昏昏沉沉。他伸手抱住我，我的身体轻微的抖动了一下，我不知道一均会抱住我，但那时候，我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拥抱，还有幸福。

后来，我们接吻，所以，我永远记得这个日子。

一均是我生命里，第一个得到我的男人，这足够让人刻骨铭心。

我那时很任性，也很疯狂，他是我爱的第一个人，我完全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每天都想着要和他在一起。可是一均的特殊身份，注定了他不能在我需要的时候出现，更别提时时刻刻的陪我。他恐惧学校的流言蜚语，而我无所畏惧，这也许就是男女之间的不同，也或许，是因为一均大我八岁，他更明白现实的残酷。

有一天，我对一均说，我想起你和你老婆做爱，我很嫉妒。一均看着我，无奈的说，你能不能不要说这个。我偏不，我要他说更爱谁，和谁在一起更快乐，有多爱我。一均说，我真的没衡量过。我的脾气终于上来，我说，你是不是把我当成周末的报纸了，想看就看？一均吃惊的看着我，苦笑，我更加恼怒。





爱一个人有多深，恨就有多深。在我需要他，而他总不出现，在我想抱着他，而他推开我的时候，他绝情的拉下我手臂，我心里的恨意，开始蔓延，我开始和他吵，在那以前，我没有和谁那样的吵过架，别人眼里的我，都很平和，与世无争。但是，再清高的女子，仍然不免流俗，这就是爱情。

我们就这样吵架，然后和好，再吵，再和好。我知道一均不愿意放弃我，因为我对他好，好到无私的地步，我看重他的生命，甚至超过我自己，我不止一次的对他说，如果你死了，我就跟你去死。

一均曾答应过我，他会等我到毕业，然后考虑我们的问题。但是他失信于我，大三的时候，他有了孩子，孩子生下来的那天晚上，我不知情。但是我莫名的发烧，烧了一个晚上，非常的严重，第二天我支撑着走到教室，看见老师的时候，就栽倒了下去，老师一把扶住我，让男生赶紧背我去医院。到医院的时候，我已经被高烧烧得脸色苍白。赶来的好友看见我这个样子，赶紧给一均打电话，她知道我最需要的是什么，我需要那个我爱的人的温暖。

一均很晚才来，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有了一个孩子。我很虚弱，没力气说话，只是看着他，觉得心冷，然后我挤出笑容说，恭喜你，便不再愿意多说什么。他残忍的打碎了我心里最后一点希望，也许是从那天起，我就知道，男人的承诺，是多么的不可靠。

一段没有名分的感情，终于露出了狰狞的面目。

有一天，医生告诉我，你怀孕了。我差点

晕过去，我太年轻，年轻到手足无措，我只是知道，这个孩子，不能留下来。我身体微微颤抖，医生问我要不要这个孩子的时候，我说不要，她说，那么药流还是人流，我茫然的说，什么？

我选择了人流，但是我没钱。这样一个手术，前后至少需要五、六百块钱。我没有去找一均，他在这个场景里出现的时间太少，少到我已经忘记当时他知道这个消息的反应。我所有印象中，只有妊娠初期强烈的反应，我每天走路都头重脚轻，时刻都想呕吐，人虚弱得不行，还有，我去找人借钱。我对小熊说，我怀孕了，可是我没钱。她拉着我的手，去银行取了一笔钱，然后帮我去买一袋酸的话梅。

一个小时后，我踉跄的走出医院，那个孩子，永远的掉了。我没勇气再回头看医院第二眼，只是觉得冷，那个我爱得那么深的男人，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逃避了他应该付的责任，抛弃了我对他的好，也看轻了自己的感情。

他没有出现，也永远不可能知道，那一个半小时，是我生命里，永远的阴影。

我真的已经无意再怪一均，可是我只要想起这件事情，手脚就会冰冷，一如当年的那天。

大学毕业，我决定到北京。走的前一天，我才告诉一均这个决定，他说，能不能不要走，至少不要现在走？我喜欢看他痛苦的脸，心里升起报复的快感。

义无反顾的，我踏上了北上的列车。接下来，是无比辛苦的过程。我没钱，虽然找到了工作，但我需要钱去支撑到发工资。我吃过一个月的面条，一顿饭分成两顿来吃，这样的日子连现在我都不敢想象是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

一均呢，我们很少联系了，联系的时候我也从不提自己的窘迫。我从来表现得很骄傲，表明我不需要他，一样可以好好生活下去。我们的谈话，总是不欢而散，我恨他，我真的恨他，当初我爱他多深，我就恨他多深。

生活总算对我展开了笑脸，物质的窘迫慢慢解除，只是感情的路，我依然走得跌跌撞撞，过去的一切始终让我患得患失，多疑而敏感。每次结束一段感情，我都觉得是解脱，所有人带给我的快乐，不如一均带给我的，而所有人带给我的痛苦，也不如一均留给我的。我总是很快忘记了他们，我甚至怀疑，我到底有没有爱过，所谓爱情，是不是就是因为我孤独空虚和寂寞，我只是需要一个人关心我而已。

五年很快就过去了，要结束一段感情的时候，我被公司派回贵阳出差，大概要停留一个星期。那时我和一均在MSN上会不平不谈的说几句，我依然对他不屑着，我想，我是已经不爱他了。我很平静，仿佛是已经忘记了过去的一切。我跟一均说，我要回贵阳一次。

他说，五年没见你了，能看见你，很开心。我忍不住撒了一个娇，你来接我。他立刻答应了，我有点吃惊，因为和他在一起的三年，他没有对我的要求，那么爽快过。

重逢有很多场景，但是我不激动。他没有变样，两个人在车上淡淡的说着话。我不看他一眼，只是盯着不停响的手机看，他问我，谁的消息，我说，朋友的，他说，你朋友很多，我笑着。我很奇怪的笑着，五年来，我学会了斯文而矜持的笑，对每个男人，都妩媚但是清冷的笑，于是对着一均，我不知道我该怎么笑。我

们曾经结合，我曾经抱着这个男人撒娇，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孩子，回想起来，原来我们认识，已经有八年了。从十九岁认识这个男人到现在，我最美好的岁月，最美好的东西，都给了这个男人，但是，仿佛我失去的更多。

不知道为什么，看着他开车的手，我忽然很想握一握，不知道五年后，这双手是否依然温暖，是不是像八年前，他第一次握我的手。我无意瞥见一均的白发的时候，我想起他还是正当壮年，却有了白发，顿时失去了怨恨的勇气，他的眉宇间，哪里有幸福二字，只有辛苦。

一均送我到宾馆，然后从背后拥抱我，我曾经想过无数次，如果他再次拥抱我，我会推开他，但是我没有。我痛苦的闭上眼睛，也拥抱了他。我们忽然像亲人一样，彼此之间有了些许的温情，我靠在他肩膀上的时候，不无伤感，在我内心的深处，还是多么渴望能和这个男人携手到老，从一而终，虽然，他曾经逃避对我的责任，虽然，他曾经看着我痛苦而不伸手，虽然他曾经那样的伤害我。

也许，我仍然爱他。只是这种爱，不再惊天动地，也不再轰轰烈烈。我不再说我爱他的话，甚至不说我想他。更多的时候，我会帮他拔白头发，在女学生给他打电话的时候，装作吃醋，和他出去玩的时候，我故意调皮的勾着他的脖子。我偶尔生气，但是没有了受伤的感觉，我不再计较爱恨，也不再计较他的行为，我的心，平静得就好像死水一样，偶有波澜，却是微波。

爱一个人，其实是很累的事情，我已经累了。

分别的时候，贵阳的天气很好。我和一均坐在咖啡馆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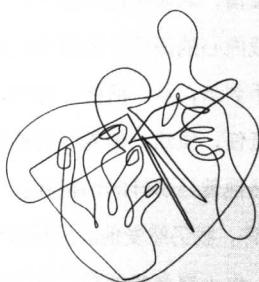
我很诚恳的对一均说，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和你一起生活，我们之间，也许就只是差了半年的时间。这一刻，我放下了骄傲的架子，只是想走之前，对一均，说几句别人永远不知道的心里话。

他说，如果有下辈子，我一定娶你。这个男人，把他的下辈子，提前给了我。可是没有人知道，有没有下辈子，这辈子还没过完，我们就开始企盼来生。但我不会再像五年前那样，激动的说，为什么不是这辈子这样的话，我知道，一均没有勇气去结束婚姻，在他眼里，仿佛要到夫妻吵到天翻地覆，才是婚姻的失败，而其实我想告诉他，你已经失败了，因为，你没有幸福。但是，我没有说，说和不说，都不能

改变什么，就像离开和留下，都不能改变事实一样。如果，他愿意支撑现在的局面，那是他的选择，如果，他觉得他能容忍，那我愿意，祝福他过得好一点。我不愿意，去干涉一个人的生活轨道，我无力承担这个责任。

在机场的时候我像孩子一样，粘了他一会以后，安检之前，我亲亲一均的脸，我说，下次，别再让我看见你的白头发了，我会心痛。他说，好。我说如果我死了，你会不会伤心，他说，别这样说好不好？我调皮的笑着，那如果我生病了呢，他说，我去北京接你回来。我愣了一下，不知道说什么好。

转身的时候，我对自己说，那就下辈子吧。



剪 爱

■ 水之湄 599

决定告别长发的时候，心中有不舍的感觉，毕竟每个女人心中，都有一个长发飘飘的梦想，可是我已经不堪其苦。为决定剪与不剪的问题，我已经失眠一星期了，我要有一个决断，我不想再继续失眠。

坐在美发厅里，面对理发师的询问，我只是说我不适合长发，请给我一个短的，理发师

尊重我的意愿，说：那我剪啦，真的剪了！我点点头，以一种悲壮的心情。

长发丝丝飘落，头渐渐的轻了，可是，慢慢地，心有点重起来了，象落地的头发，剪断了，愈加乱。

如同面对风的感觉。

风是我的爱人，我曾经非常爱他，八年了，